法苑珠林卷第二十六　國□歲書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宿命篇第十八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引證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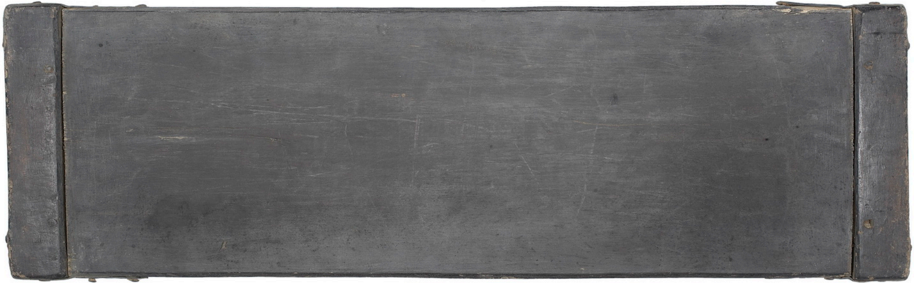
習業部　五通部

述意部第一

夫業行參差宿緣之途非一壽命修短明昧之理無常良由業因善惡致使報有冥顯或有憶識多劫或有緣念累代或有但記一生或有昨知現在所以凡聖殊備宿命延促難得記神感聖習氣尚存除惑見理識心猶存自非位登十地行滿三祇未能永斷習因感勝報也

引證部第二

第一天趣中依婆沙論云亦有生處得智如他心智等然微細故不別說之如上天報中已具說之亦同下傍生鬼趣中述故婆沙論云所以者何非思量故有勝觀相聞語智等所攝換彼有他心通及願智等所攝故評曰應作是說於四趣中生處得智各



於五趣亦理無違
第二問人趣亦有本性念生智類應
能知他心等何故不說答應說而不
說者當知此義有餘復次少故不說
謂人趣中得此智者極少有故而不說
之如婆沙論說此皆從不惱害業能
生此智若有衆生能護身口不惱他
者在母胎時其必寬容不為冷熱二
觸毋腹不淨惡血所困至出胎時又
復不為産門逼迫令心錯亂以是因
緣覺了惺寤念知前事今不知者良
由違前法故忘失錯亂故不能知也
問曰各知幾趣耶答曰還如婆沙論
說天知五趣人知四趣除天鬼知三趣畜
生知二趣地獄唯知地獄之事由勝
故上得知下下由劣故不知上問曰若
由劣故不知上者何故經說善住龍
王伊鉢羅龍王等能知帝釋勝人心
之所念耶答曰如婆沙論說此等皆
是比知非是正知如彼帝釋欲與脩
羅戰時善住龍王背上諸骨自然出
聲彼即念言我今背骨出大音聲是
知諸天必欲與彼脩羅共鬪定當須

我作是念已即便向彼帝釋[illegible][illegible]
知帝釋欲游戲時伊鉢羅龍王[illegible]也
自然有其香手現彼則念言我今若
上香手現宛知帝釋欲戲園林必當
須我作是念已即自化身作象三十三
頭通其舊首合有三十三頭於彼一
一頭上各出六牙一一牙上各出七
大寶池一一池中各出七莖蓮華一
一蓮華各出七葉一一葉上出七寶
臺一一臺中起七寶帳一一帳內有
七天女一一天女有七侍者一一侍
者有七妓女一一妓女皆作天樂作
是化已屆中霄須往詣帝釋殿前而
住帝釋見已即與眷屬昇其當頭之
上自餘三十二天輔臣各將眷屬昇
餘三十二頭之上昇已即便舉身陵
空延瘀往詣游戲之處以此驗知亦是
此知非是正知也以此引事證知上
得知下下不知上也然此理未盡如
須知妄心積見而去此即下亦知上
何言下不知上耶且據從多而說上
得知下下不得知上若細尋求上下
通知不可具引

又新婆沙論云如王舍城內有一居
兒名曰伽吒是未生怨王少小知友
嘗白太子汝登王位與我何願太子
語言當遂汝請後未生怨害父自立
伽吒於是從王乞願王便告曰隨汝
意求伽吒白言願王許我王舍城中
獨行屠殺王遂告曰汝今云何求此
惡願豈不怖畏當來苦耶屠兒白王
諸善惡業皆無有果何所怖畏王尋
告曰汝云何知伽吒白王我憶過去
生於此王舍城中常行屠殺最後生
在三十三天中多受快樂從彼天沒
來生此間少小與王得爲知友故知
善惡其果定無王聞生疑便往白佛
佛告王曰此事不虛然彼屠兒曾以
一食施與獨覺發邪願言使我常於
王舍城內獨行屠殺後得生天由勝
業因果遂其願彼先勝業與果今盡
爾後七日定當命終生號叫地獄次
第受先屠業苦果是故此智極知七
生復有說者此極能憶五百生事謂
有於彼自憶過去五百生中恒餓鬼
趣念彼所受飢渴苦時徧身流汗深

心慵惱息諸事業精進熾然後煙多
時得預流果復有苾芻自憶過去五
百生中墮地獄趣今彼所受地獄苦
時諸毛孔中徧皆血流身及衣服非
常臭穢每日詣水澡浴滌衣衆人謂
之計水為淨
又薩婆多論問曰願智宿命智有何
差別答宿命智知過去願智知三世宿
命智知有漏願智二俱兼知宿命智
知自身過去願智自他兼知宿命智知
一身二身次第得知願智一念超知
百劫古時畜生所以能語今時畜生
所以不能語謂劫初時先有人天未
有三惡盡從人天中來以宿習近故
是以能語今時畜生多從三惡道中
來是以不語又婆沙論說謂於生處
自性能知過去宿命及知他心於其生
處不假修因自性而知此智徧通五
趣然有強弱三塗及天此四趣中作
用則強若在人趣用則微弱何故如
是為人趣中有瞻相言智及有修禪
發智乃至他心法等智為此等智之
所覆映是故雖有作用微隱不現

新婆沙論云若論有情見陰處後今竟得使往來者無有[illegible]由彼業力在母腹中無過去者故得此智或有念說若諸有情施他種種大妙飲食由彼業力能引此智若諸有情不造惱害他業常作饒益他事由斯業故在母腹中不為風熱痰陰病等之所逼切後出胎時無逼迫者是故能憶諸宿住事故有是說若諸有情住在母腹及出胎時不受衆病逼迫苦者皆應能憶過去生事但由母病及逼迫苦悉皆忘之

第三鬼趣中亦有生處得智知他心等云何知然昔有女人為鬼所惱亂疾將死呪師問鬼汝今何為惱此女人鬼便報言此女過去五百生中常害我命我亦過去五百生中常害彼命怨怨相報于今未息彼若能捨我亦捨之呪師因報彼女人曰汝若惜命當捨怨心女人報言我已捨矣鬼觀女意都不捨怨恐命不全妾言已捨遂斷其命捨之而去

第四畜生趣中云何知有宿命智答

如婆沙論中昔有一女置兒在地遶
行他處時有一狼將其兒去母見
已趂而語言汝狼何以將我兒去狼
即報言汝身我兒曾於五百生中常
食我兒我今還欲於五百生殺害汝
子時乃慈悲相報理當然今何以生
瞋作是報已復更語言若汝能捨怨
善者我則放汝之子兒母報曰我捨
怨心時狼即便起坐思惟觀彼女人
之心乃知不捨還復語言汝雖口言
心猶不捨作是語已即便斷其兒命
而去此乃自識宿命亦知於彼女人之
心此爲良驗自餘鬼及天趣並識宿
命及知他心前後諸篇經論具說不
煩重述然此二者非是種智論他心
宿命二種智唯據靜慮禪定發得此
乃報得行在散心故知非也
第五地獄趣中云何得有自性宿命
智生答如涅槃經中五百婆羅門爲
被仙言國王殺已至於地獄發三善
念憶本所作即其驗也又如論說地
獄衆生亦能念知獄卒等心亦是其
驗也

宿命部第三

如佛說師子月佛本生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比丘百菩薩俱尒時衆中有一菩薩比丘名婆須蜜多遊行竹園間緣樹上下譬如獼猴或施三鈴作那羅戲時諸長者及行路人競集看之衆人集時身到空中跳上樹端作獼猴聲耆闍崛山八萬四千金色獼猴集善薩所菩薩復作種種變現令其歡喜時諸大衆各作是言沙門釋子猶如戲兒幻惑衆人所行惡事無人信用乃與鳥獸作於非法如是惡聲徧王舍城有一梵志上啓大王頻婆娑羅王聞此語嫌諸釋子即勑長者迦蘭陀曰此諸釋子多聚獼猴在佛園中為作何等如來知不長者啓王婆須蜜多作變化事令諸獼猴一時歡喜諸天雨華持用供養為作何等臣所不知尒時大王前後導從往諸佛所遙見世尊身放光明如紫金山普令大衆同於金色尊者蜜多及八萬四千獼猴亦作金色時諸獼猴

見大王來作種種變中有採華奉
大王者大王見已與諸大衆俱至佛
所爲佛作禮右繞三帀却坐一面白
佛言此諸獼猴宿有何福身作金色
復有何罪生畜生中尊者畜多復有
值何福生長者家出家學道復有何
罪雖生人中諸根具足不持戒行與
諸獼猴共爲伴侶歌語之聲悉如獼
猴使外道笑唯願天尊爲我分別令
我開解佛告大王諦聽善思念之吾
當爲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億
劫之前有佛出世名曰然燈彼佛滅
後有諸比丘叅山澤中修行佛法堅
持禁戒如人護眼因是即得阿羅漢
時空澤中有一獼猴至羅漢所見其
羅漢坐禪入定即取羅漢座具被作
袈裟如沙門法偏袒右肩手擎香鑪
繞比丘行時彼比丘從定覺已見此
獼猴有好善心即爲彈指告獼猴言
法子汝今應發無上道心獼猴聞說
歡喜踊躍五體投地敬禮比丘起復採
華散比丘上尒時比丘即爲獼猴說
三歸依尒時獼猴即起合掌白言大

德我今欲歸依佛法僧比丘為受三
歸已汝當懺悔具說罪業我得羅漢
能除衆生無量重罪如是懇懃三為
懺已告獼猴言法子汝今淸淨是名
菩薩汝今盡形受五戒已求阿耨菩
提尒時獼猴依教受已發願已竟踊
躍歡喜走上高山緣樹墮死由受五
戒破畜生業即生兜率天上值一生
補處菩薩為說無上道心即持天華
下空澤中供養羅漢羅漢見已即便
微笑告言天王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終不相捨而說偈言

業能莊嚴身　處處隨取趣
不失法如券　業如負財人
汝今生天上　由於五戒善
前身落獼猴　從於犯戒生
持戒生天樂　破戒為鑊湯
我見持戒人　光明莊嚴身
七寶妙臺閣　諸天為給使
衆寶為幃帳　摩尼寶瓔珞
值遇未來佛　娛樂說勝法
我見破戒人　恒在泥犁中
鐵犁耕其舌　臥在鐵牀上

融銅四面流　燒煮擣炙身
或處於刀山　銅柱及沸屎
灰河寒冰獄　鐵丸飲鎔銅
如是等苦事　常為身纏絡
若欲脫眾難　不墮三惡道
游處天上路　超越得涅槃
當勤持淨戒　布施修淨命

時阿羅漢說此偈已默然無聲獼猴天子白言大德我前身時作何罪業生獼猴中復有何福值遇大德得免當生生於天上羅漢答言乃往過去此閻浮提有佛出世名曰雷音如來至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名蓮華藏多與國王長者居士而為親友邪命諂曲不持戒行身壞命終墮阿鼻獄如是華散滿十八隔具受諸苦壽命一劫劫盡更生如是經歷諸大地獄滿八萬四千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吞飲鎔銅經八萬四千歲從餓鬼出復墮牛猪狗獼猴中各五百身緣前供養持戒比丘結誓要重今復遇我得生天上持戒比丘即我身是放逸比丘即汝身是獼猴天子聞此語

已心驚悟毛豎懺悔前罪即還天上
佛告大王彼獼猴者雖是畜生一見
羅漢受持三歸及以五戒緣前功德
超越千劫極重惡業得生天上值遇
一生補處菩薩從是已後值佛無數
淨修梵行具六波羅蜜住不退地於
最後身次彌勒後當成阿耨菩提佛
號師子月如來
佛告大王欲知彼國師子月佛者今
此會中婆須蜜多比丘是也王聞此
語即起合掌徧體流汗悲泣雨淚悔
過自責向婆須蜜多頭面著地接足
爲禮懺悔前罪
佛告大王欲知此等八萬四千金色
獼猴者乃是過去拘樓秦佛時波羅
柰國俱睒彌國二國之中共有八萬
四千比丘尼行諸非法犯諸重禁枉
愚無智如癡獼猴見好比丘輕之如
賊時有羅漢比丘尼名善安隱具爲
說法復懷忿恨時羅漢尼見諸惡人
不生善心即起慈悲身昇虛空作十
八變時諸惡人見變化已各脫金環
散阿羅漢尼上願我生生身作金色

前所作惡今悉懺悔時諸惡人身壞
命終皆生阿鼻地獄次第經歷三千九十
二劫常處地獄從地獄出五百身中
常為餓鬼從餓鬼出一千身中常為
獼猴身作金色大王當知爾時八萬
四千犯戒尼罵羅漢尼者今此會中
八萬四千諸金色獼猴是也今聽供
養諸惡比丘尼者今大王是此諸獼
猴因宿習故持華持香供養大王爾
時汙彼比丘尼者今瞿迦梨及王五
百黃門是佛告大王身口意業不可
不慎
爾時王聞佛說對佛懺悔悔過自責
豁然意解成阿那含王所將八千人
王出家並成羅漢餘一萬六千人皆
發菩提心八萬諸天亦俱發心八萬
四千金色獼猴聞昔因緣慚愧自責
遶佛千匝向佛懺悔各發無上菩提
心隨壽長短命終之後當生兜率天
上值遇彌勒得不退轉更過百萬億
那由他阿僧祇恒河沙劫當得成佛
八萬四千次第出世同共一劫劫名大
光同名普金光明王如來

又處處經云佛言有憍梵鉢提已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齝弟子問佛何以故
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世作
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作齝食若
從智度論問何以作牛答由過去世
輕他報田取五六粒粟口嘗吐地以
損他果故作此牛由作牛多身常牛
齝齝食也

五通部第四

如菩薩處胎經云爾時有妙勝菩薩
白佛言世尊五通菩薩修習何法得
神通道佛告妙勝此欲界中善男子
善女人不須眼通生便徹見一閻浮
內衆生之類麁細好醜城郭樹木或
有人眼能觀二三四天下不須眼通
生便觀見或有人不須眼通耳通清
徹聞一天下男聲女聲一切音聲即
能別知二不修耳通二二曉ヽ或有
人不習不學自識宿命吾從某處來
生此間父母種族名姓盡能別知或
有人不修習神通知他人心行善惡
趣向生處有緣衆生無緣衆生善惡
能知或有人身能飛行周旋往來不

修身通身便能飛無所觸礙履空如
地履地如空佛告善男子善女人修
眼聖通除色斷垢三空定門便能得
見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大千天
下或有聞一千天下二千天下三千
大千天下一切諸聲善惡六道悉能
曉了或有人除去識垢內外無瑕得
意聖通自識宿命一生二生乃至無
數阿僧祇劫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
土清淨悉能識知或有人修十神通
解知法性强記不忘便能得知他人
心念一生二生乃至無數阿僧祇劫
所從來處父母眷屬國土清淨名姓
種族皆悉知之或有人思惟法觀以
心持身以身持心睡眠覺寤意想如
空便能擧身一天下二天下乃至三
千大千剎土入地如空山河石壁無
所罣礙或有人臨當成佛以智慧力
降衆生垢坐樹王下不起于坐故得
成佛六通清徹爾時世尊而說偈曰

凡夫所得通　猶如諸飛鳥
有近亦有遠　不離生死道
佛通無礙法　眞實無垢穢

念則到十方 [illegible]　往返不疲倦 [illegible]
以慈念衆生　得通無量境
仙人五通慧　轉退不成就
教道堅固法　要入涅槃門

爾時坐中有菩薩名曰普光前白佛言未審六通識法是一是若干若識是一法如來金色神足道場遊諸佛刹為識故身為身故識若身數識則無六通若識我身此名一法無身無識六願普報我此義佛告普光菩薩汝所問義為第一義問為世俗義問若世俗義問識法若干無有定相若第一義問則無身無識何以故分別識法自性空寂無來無去亦無染著汝問金色此有為法五陰成就非自然法非第一義我今為汝說識想法菩薩六通身識共俱非識先身後非身先識後何以故法相自然識不離身身不離識猶如二牛共其一軛若黑牛前白牛後則種不成就若白牛前黑牛後種亦不成非黑牛前白牛後非白牛前黑牛後則種成就神足道果亦復如是身識共俱無有前

後中間如來色身有前有後有中間
此世俗法非第一義於空寂法無有
若干
頌曰

善惡宿熏習
曾爲鬼害怨
屠兒憶殺業
宿祐除患者
觸類興清遣
凡聖欽嘉會
四生行善業
苦樂雖殊別

感報各殊方
或作狼餓殃
須蜜戲猴鄉
在處游天堂
目擊洞華志
賢愚慶流芳
六趣感神光
同知命短長

感應緣略引九驗

晉羊太傅
晉向靖
魏釋乘師
唐釋道綽
唐沙門玄高

晉王練
宋釋曇諦
隋刺史崔彥武
唐劉善經

晉羊太傅祐字叔子泰山人也西晉名臣聲冠區夏年五歲時嘗令乳母取先所弄指環乳母曰汝本無此物何取耶祜曰昔於東垣邊弄之落桑樹中乳母曰汝可自覓祜曰此非先

宅兒不知處後因出門游望遥而東
行乳母隨之至李氏家乃入至東垣
樹中探得小環李家驚異曰吾子昔
有此環常愛弄之七歲暴亡亡後不
知環處此亡兒之物也云何持去祐持
環走李氏逐問之乳母既說祐言李氏
悲喜遂欲求祐還為其兒里中解喻
然後得止祐年長常患頭風醫欲攻
治祐曰吾生三日時頭首北戶見風吹頂
意甚患之但不能語耳病源既久不
可治也祐後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經
給武當寺殊餘精舍或問其故祐嘿
然後因懺悔敘說因果乃曰前身承
有諸罪賴造此寺故獲申濟所以使
供養之情偏殷勤重也
晉王練字玄明瑯耶人也宋侍中父
瑉字季琰晉中書令相識有一梵僧
每瞻瑉風彩甚敬悅之輒語同學云
若我後生得為此人作子於近願亦
足矣瑉聞而戲之曰法師才行正可
為弟子子耳須之沙門病亡亡後歲
餘而練生焉始生能言便解外國語及
絕國奇珍銅器珠貝生所不見未聞

其名即而名之識其産出又自然親
愛諸梵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
身故瑕字之曰阿練遂為大名云
晉向靖字奉仁河內人也在吳興郡
喪數歲女女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
取不與傷母手喪後一年母又産一
女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何在
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
云何無耶母甚驚怪具以告靖靖曰
先刀子猶在不母曰痛念前女故不
録之靖曰可更覓數箇刀子合置一
處令女自擇女見大喜即取先者曰
此是兒許父母大小乃知前女審其
先身（右三驗出冥祥記）
宋崐崘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
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
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
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
并鐵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
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
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
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
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

中僧智道人忽嘆智名智曰童子何 法苑珠林第十六 第二十張出 三

以呼痾士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

諦沙彌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

覺失聲耳智經爲弘覺法師弟子爲

僧採菜被野豬所傷智初不憶此乃

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幷示書鎮塵

尾等智乃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

師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今且道爲姚

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進計弘

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

事彌深悲仰諦後游覽經籍遇目斯

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

徧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徧又善文

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

還吳興入故章崐崘山閑居澗飲二

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

六十餘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元魏之時有北代秉禪師常受持法

華精勤不懈命終中陰託河東薛氏

爲第五子生而能言自陳宿業不願

處俗其父任北棣州刺史其第五郎

隨任從往中山至七帝寺尋得前世

本時弟子語曰汝頗憶從我渡水往

郁山不乘禪師者即我身是吾房中
靈机可速除却弟子開驗抱師悲慟
哀傷人衆道俗奇怪將爲大徵父母
悉皆惋惜其出家便與納室介後便忘
宿命之事而常與[illegible][illegible]常[illegible]寺居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隋開皇中[illegible]州刺史博陵崔彥武因
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
昔嘗在此邑中爲人婦今知家處因
乘馬入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
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昇
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
處[illegible]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幷
金釵五隻藏此壁中經函是也其經
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
誦此經至第七卷尾常忘失不能記
得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
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涕泣曰
亡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是其處彥
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頭髮
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
於是主人悲喜彥留衣物厚給主人
而去[illegible]向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說云[illegible]往年見盧

文劇說亦大同但言唐洲刺史不得 [illegible]
姓名未如崔具故依崔錄 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并洲玄中寺釋道綽姓衛并洲汶
水人也清約雅素慧悟天開承善導
師專崇業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
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
寺山寺咸見鸞師在七寶船上告綽
云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并見化
佛住空天華下散士女等衆以裓襟
承得薄滑可愛又以蓮華乾地而插
者經七日乃萎及餘善相不可殫記
至年七十忽然亂齒新生本全無
曆異報力增强自非行感倫通誰能
會斯嘉應也 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唐汾洲隰城人劉善經少小孤毋所
養育其母平生常習讀內典精勤善
行以貞觀二十一年亡善經哀毀過禮
哭晉不輟至明年善經悅惚之間見
其母曰我爲生時修福得受男身今
生於此縣南石趙村宋家汝欲相見可
助至彼也言終不見善經如言而往
不移時而至彼於是日宋家生男善
經因本來物具言由委此男見在善

經沙彌母禮寺之陽州沙門善揔與善 [illegible]
經智知見善經及鄉人所說為錄令
言之
相州滏陽縣智力寺僧玄高俗姓趙
氏其兄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馬
家兒至貞觀末死臨死之際顧謂母
曰兒於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
宗家為孫宗即與其同村也其母不
信乃以墨點兒左脇作一大墨子趙家
妻又夢此兒來云當與孃為息因而
有娠孕夢中所見死馬家之子產訖
驗其墨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
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
也于今現存已年十四五相州智力寺
僧慧永法眞等說之[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